

# 世界一

## 週 (續)

孫衛

### 遊記

#### 翼鬧的雪黎

在我們將要離開熱情澎湃的馬尼刺時，颱風警報却來了。許多新舊朋友們耐心的陪我們在斜風驟雨包圍着的飛機場等候了足足三個小時，那是五月廿七日的晚上。誤了點的澳洲海外航空公司班機終於十時四十分起飛，我們的下一站是澳洲的雪黎。

澳洲海外航空公司的標誌設計得很美麗，是一隻正在飛躍的袋鼠，就地取義，簡單明瞭。它的縮寫名稱是「廣達世」(QANTAS)，因為最初該公司的定名是「昆士倫(后士二字的譯音)及北域空中服務公司」，昆士倫和后士是澳洲北部的二個省份。這些英文字每個字第一個字母聯合起來便變成「廣達世」。成立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據說是講英語的國家中最古老的航空公司。最初發起人是二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退役的飛行人員費許和麥金尼，實收資本只有六、〇三七鎊。一九四七年，所有的股本由政府收購，變成了今日的澳洲海外航空公司。

在舉世一致公認只有開放民營，才能稱得起企業化，才能合乎時代的今日，澳洲政府却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乘着每個國家自己忙着復員養傷無暇干涉他人之際，冷不防將偌大一個航空公司由民營變成公營，由私有變為國有，似令人有不合潮流之感。尤其出乎意外的是國營公司居然也有力量改革其設備，從星座機，到超級星座機，以至最新的波音七〇七噴射客機。而其航線竟又擴充到遠東及日本，南太平洋群島，新畿內亞和南非洲。但幸虧有一件事仍可以證明公營總是錯誤的政策，因為我們乘坐的班機終于帶來了颱風警報，使我們在馬尼刺機場白白等候了三小時，這樣誤點的班機甚至很可能影響了澳洲政府的名譽。這豈不是公營事業的錯誤。

可是，這隻飛躍的袋鼠來得雖遲，去得却不慢，一會兒我們便飛出了暴風雨的圈子，使我們有一夜的好眠。機中三位空中小姐，有一位竟也是黃膚黑髮，東方的美人兒。他雖然只能說英語和扶桑之音，但看到她的明眸皓齒，仍有如見鄉人的欣喜。同機有好些位的日本旅客。和我鄰座的，便是一位老老實實未及中年的日本人。他攜帶了一本懷中字典，作為幫助他填寫一些入境表格的工具。最後則仍由他的同鄉空中小姐幫助他完成了這一項手續。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這一批都是去墨爾本參加一項國際心臟醫理會議的醫生。只要學有專長，能够醫世醫人，那末，言語也便不能成爲隔閡了。何況，好心的航空公司，他會想盡方

法為你服務的，只要你惠然肯臨。

第二天的清晨五時三十分，飛機抵達澳洲北部臨海的首府達爾文的機場。達爾文只有人口八千，機場也不十分大。我們在機場上用早餐。兩個沉默寡言的年青侍者，也許便是這個小城市達爾文出生的，幾乎給初履斯土的旅客一個不正確的觀念。他們生硬幾乎近於笨拙的動作，很使清晨胃口很好的旅客們懷疑在飛機再行起飛前，能否吃到他們所要的煎蛋、火腿、果子汁和咖啡。有一位離了群的謙恭的日本醫生，等了好一會兒才找到那隻保留給他的最後一個座位。可是，這兩位沉靜不會笑的澳洲年青人，終於在充分的時間內打發了這一批旅客。

在達爾文機場休息四十五分鐘，又繼續起飛，于當地的時間下午一時三十分到達雪梨。從馬尼刺到此一共飛行了十四小時。在飛機場迎接我們的有馬領事秉乾兄和當地安實航空公司海外部經理僑胞陳兆邦兄。

出了飛機場，覺得雪梨所給予吾人的印象是清靜開濶。可是「廣達世」航機上所印送的小冊子在介紹墨爾鉢的清靜時，却說是和雪梨的熱鬧相反。也許我們到達雪梨恰逢星期六的下午，街頭一片寂靜。否則便是航空公司太雜辭，太謙虛，尺度不同。如果雪梨是個熱鬧的城市，那末許多東方的喇叭與鈴鐺齊響，無線電和鼓樂共鳴的所在，又要從那本字典上找字眼來形容呢。

我們住在溫特華斯旅館。每個房間裡有二張床靠

牆放着。白天單上床單，擺了好幾個式樣不同的靠墊，看起來像沙發。房間有厚厚的地毯，以及電視機。自然又比香港、馬尼刺的旅館漂亮。房錢也貴得多，一天要一百零五先令，約十二元美金。旅館前面便是一方小小的公園，也許我們只能稱之綠洲，斜坡上是很好的草地，以及大樹，座椅。旅館內外，都清靜得很。

五月的天氣，在澳洲要算是初秋了。但是尚未為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冷，一件春大衣和一件毛衣已足夠應付。雪梨今日已成澳洲的第一大都市，但在一百七十二年前，却還是沒有文化，沒有建築，野人出沒的海邊荒野。遠在紀元一七八八年的正月，英國皇家海軍船長亞瑟菲力浦所駕駛的船隻，送來了放逐到這裡的首批七三六名英國罪囚，也開闢了這個港口。此後的八十年中，英國政府連續放逐到這島上的罪囚共達十六萬人。今日的雪梨人口却已超出了二百萬。自然誰也不愛提起，有某些人的祖先，當年還是鐵索鑼鐐的踏上此岸的。

英雄不怕出身低，過去的歷史已不足掩蓋今日澳洲的繁榮和光明。一千萬人口的澳洲，全國生產能力已自一九四〇年的五十億美金增加到今日的一百三十八億美金。平均國民收入為一千一百廿美金，僅次於美國和加拿大。生活水準也早已超過了英國。他們每四個人便有一輛車（請注意，是汽車，由自己或主婦駕駛，不是三輪車，因為澳洲的家庭尚無力僱用三輪車夫）。四分之一的家庭有電冰箱。澳洲人並保持世

界肉食消費的紀錄，平均每人每年消費肉類三百磅。幸虧他們沒有拜拜，也沒有酒家，否則其數恐怕尚不止此。他們最愛好的吃法是牛排上面加雞蛋，再加上蕃茄醬。澳洲有的是廣大的牧場，也有的是不懂得做官而喜歡與牛羊爲伍的牧童，因此澳洲人能有這樣多的牛肉可吃，而愈吃愈富。吃飽了，去打網球，去游泳，使得澳洲人的游泳、打網球，和牛肉，袋鼠同樣出名。

在旅館裡洗了一個澡，馬領事自己駕車陪我們去看看街頭景色，雪梨的摩天樓不多，但街市的建築却堅固樸實，都是三層四層的樓房，街上的汽車雖多，但最新的美國汽車却少。三十餘年前的福特牌汽車倒常可發現，仍照常的行駛。

馬領事又領我們去市政府的樓下參觀爲慶祝亞洲節而舉行的亞洲學生展覽會。亞洲每一個國家都參加展覽，由學生們主持。所展覽的多爲各國的文物、服飾、和手工藝品，規模並不很大。在這裡便不難比較各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工業的進步情形。除了展覽以外，每天尚有表演節目，如日本的柔道、插花等。各國的女學生都穿了本國的衣裳。

自從第二次大戰時，澳洲受到日本海軍的威脅，達爾文都遭受轟炸，乃深感亞洲與澳洲關係的重要。雖然今日澳洲仍純粹是白種人的世界，但其安危却和亞洲國家是唇齒相關的。所以澳洲政府儘可能的和亞洲重要的自由國家親近。這些年來已經有一萬個東方學生在澳洲就讀深造。

從展覽會出來，我們又去觀光了一下著名的雪梨海港大橋。這是橫跨傑克遜港海面的大橋，全長二又四分之一英里，完成於一九三二年，建築費時八年，建築的費用近一千萬英磅，橋身高出水面一九二英尺。這是澳人引以爲豪的建築，在黃昏暮色中看去，確實偉大莊嚴。

第二天是星期日，所有商店工廠都休息，無法參觀。我們和幾位僑領在太平樓吃廣東早茶，又去拜訪了中國國民黨的支部，有些中澳的青年學生正在這裡練習跳舞，準備演出。然後，搭十二時三十分安實航空公司的班機飛赴墨爾鉢。

### 莊嚴的墨爾鉢

飛機于下午二時三十分到達墨爾鉢機場。梁總領事廣堯和劉領事新玉特爲到機場來接我們。還有一位澳洲朋友也來接我們。並替我們預訂好溫莎旅館。這旅館在議會的斜對面，一旁便是最熱鬧的大街的末端。雖然不是新的建築，可是氣派很大，地點也清靜。

墨爾鉢的馬路很寬闊，建築也很整齊，不怪「廣達世」航空公司的小冊子要稱譽墨爾鉢不但清靜而且莊嚴。墨爾鉢人在駕車時還有一種特殊的禮貌，便是在行駛中停車時必將左手伸出車外，讓隨後的駕車人注意。其實每輛車的後身都有紅燈，在停止時發出亮光可以看得很清楚，但這項伸手，似乎成了禮貌行爲，不能廢除。卡車車身比較長，手伸出去，後面車子的人仍無法看到，重禮貌的墨爾鉢人又發明了一隻假手，用木頭刻成裝在鐵柄上，停車時便把這隻假手

伸出去。這一項禮貌，對駕駛生疏的人似乎更增加一件麻煩，但有了禮貌，彼此自然不好意思隨便動肝火了。這也許對墨爾鉢的尊嚴大有幫助。

據梁總領事談起，雪梨人喜歡戶外活動，而墨爾鉢人，則喜歡整理庭園，他們以庭園的美麗自傲。我們曾經過幾條住宅區的街市見到確屬如此，家家都是綠蔭滿地，芳草淒迷，而我們所住旅館的大廳裡，用極大的花瓶插滿了繡球花、菊花等，五色繽紛，氣派雄偉，也可以看得出墨爾鉢人對庭園花草的愛好。

在墨爾鉢，我們參觀了卡爾登及聯合啤酒公司的兩個啤酒廠，喬懷德製大麥芽廠和H、W、及D、O威爾斯菸廠。澳洲人不但能吃肉，也很能喝啤酒，平均包括男女老少，每年每人要喝二十二加侖啤酒，算起來等於我們的小瓶啤酒三百瓶。但是我們去年平均每人喝了不到四瓶，還幸虧那些年青美貌的酒家小姐們幫助推銷，我想，她們並不會真的愛好啤酒，只是愛好喝啤酒的代價而已。這與澳洲人不同，澳洲人沒有這樣樂善好施的，他們自管自喝酒，不會替人付帳的。

澳洲的法令完全依照英國。每個啤酒公司可以擁有一些多啤酒店供應他們所製的啤酒。但啤酒店在下午六時必須打烊，以免喝酒的人留連忘返，失却了家庭的樂趣。這一項法令看起來對啤酒廠和消費者都是不利的。但是富有，守法而又愛好啤酒的澳洲人，並不去找地下酒家。他們養成了一個習慣，便是在六時以前趕到啤酒店急急忙忙的喝一杯再趕回家。這種習慣反變成了一種生活趣味，也保證了啤酒的銷路。大腹

便便的啤酒廠股東老闆，也就樂於維護這一項利己益人的法令了。

澳洲除啤酒著名以外，也出產葡萄酒和白蘭地。澳洲的葡萄品種都是歐洲移來的，做酒的方法也依葡萄品種的不同，分別仿照歐洲各國，連酒的名稱也照抄不誤。每年有很多酒銷到英倫三島以及其他英國地區。因為葡萄園不在墨爾鉢附近，也就沒有機緣去參觀。去年澳洲所產的葡萄約為十七萬噸，製成的葡萄酒一百五十萬公石，其中一半用以蒸製白蘭地。這個產量達法國的四分之一，葡萄牙的六分之一，西德的二分之一不到。

澳洲的香烟完全是英國式的。我們所參觀的烟廠新廠房才落成三年，在墨爾鉢郊外新開闢的地區，工廠面積很寬敞，房屋的設計很新穎，所有製造過程，都容納在一大幢廠房的平面內，而不利用一層層樓房。每個部門都用玻璃窗隔開，可以互相看到。門用橡皮製成，車輛穿過，不易碰壞。工人都穿工作服，女工分三個顏色：粉紅、淡黃、淺綠，任憑選擇，工廠裡的福利也辦理得很完全，有員工食堂，食品也豐富得很，我們在那裡打擾了一頓豐富而愉快的午餐。至于製造過程，更是儘可能的利用優良的機器設備，是美國、德國、或英國製造的。

我們所看到的幾個工廠，有一個共同的原則，便是重視機器，節省人工。人工多了，不但要增加人工成本，也要增加各種浪費的機會，多使用機器，則可以提高工人技能，發揮工人的智慧，也就增加了工人

競爭機會和進步的機會，以及賺錢的能力。菸廠的女工最低的工資是每週十七鎊，但坐在辦公廳裡的女書記則為每週十三鎊，所以在工場裡做工的人身價要比辦公廳高。工人賺錢多了，自然提高了消費能力，有能力消費，便需要消費品的供應，因此增加了新的生產事業，也增加了新的就業機會。這樣的循環，便助長了社會的繁榮和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不過辦一個工廠如果三年不能出貨，或所出的貨不合消費者的要求，則提高工資，徒然促使工廠倒閉，這是技術問題，工程師要負責任了。

澳洲工礦事業的發達，還是第二次大戰以後的事，過去在技術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完全倚賴英國本土的。賢明的澳洲政府，頒佈了一套吸收外資的工業政策。到現在為止，英國人在澳洲的投資達十七億美金，美國人也有十億美金。而澳洲本身每年也以全國收入的四分之一，再投資于工業。爲了配合工業的需要，由歐洲來的移民達一百五十萬人，他們大部份都是勞工，這些新澳洲人增加了工業的活力。

澳洲有價值九千萬美金的鈾礦和世界最大的礬土礦，這只能算歸功於天賦。但也有價值二千二百萬美金的鼓風爐，年產鋼鐵三百萬噸，這完全是人的努力。在澳洲設廠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年產各式卡車和轎車十一萬五千輛，這是外資的協助。有這些出產，使得澳洲第二大都市的墨爾鉢人不但莊嚴而已，簡直有點驕傲。一般說來白種人自尊心是很強的，澳洲自己也

不能例外。事業愈成功，自尊心也愈強。除非他和你有業務的來往，必須謙恭禮貌些，否則那種傲然的態度，在喜歡親切和藹的中國人看起來，有時是有點不習慣的。在高級人員之中，階級似也分得很清楚，地位差一級，謙卑的態度馬上可以看出來。別以爲這是勝利，難道我們不能說是服從的表示，負責的開始。至於工程師却有點不同了，無論那個工廠，派來陪同我們參觀的都很誠懇的詳細解釋，並一一答覆各項問題，不厭其詳。大約工程師因爲環境不同，所以比較自然而樸訥。

不過，到現在爲上，澳洲仍只是白種人的世外桃源，安居樂土。有色人種是很難分享一杯羹的。我們才到墨爾鉢的當天下午，就遇到在我們旅館轉角大街上開設中國飯店的一位僑胞雷君，這位短小精幹的年青人沒有等到酒酣耳熱便大發牢騷，事實上他還是澳洲人的東床快婿，靠着裙帶關係，應當受到點優待。黃種人和白種人因爲歷史環境的關係，思想習慣完全不同。各自爲了爭取生存，維持各自的生活方式，誰有真正的力量，誰便能佔優勢。這有待於整個民族的努力自強，無用乞取他人的同情和憐憫。

在墨爾鉢我們只住了二日，但我們已看到這另一新世界的新的氣象。整潔而漂亮的街市，衣冠整齊健康沉着的市民，安靜而富裕的生活，生意蓬勃的遠景。這是許多意志堅強的移民和他們的子孫們繼續不斷努力了一百幾十年的收穫。

(未完待續)